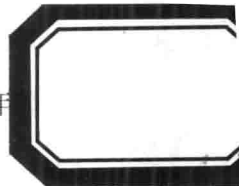




战略合作包容性增长

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战略合作包容性增长

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年度报告. 2014: 战略合作包容性增长/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协同创新中心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ISBN 978 - 7 - 208 - 12337 - 3

I. ①金… II. ①复…②金… III. ①世界经济—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14 IV. ①F11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5482 号

责任编辑 周 峥

封面装帧 陈 楠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年度报告(2014)

战略合作包容性增长

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 编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 插页 4 字数 344,000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2337 - 3/D · 2497

定价 45.00 元

前 言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年度报告》2014 年版(以下简称《金砖合作年报(2014)》)是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共同组成的“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协同创新中心”,在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中方理事秘书处等中央部委、相关机构及各界同仁的关心和支持下,编写出版的年度报告,以为各界提供关于 2013—2014 年内金砖国家开展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详实信息、学术观点和政策咨询。

《金砖合作年报(2014)》分成金砖合作与全球治理、金砖峰会机制与德班峰会成果、金砖国家务实合作进展、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双边合作和附录共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关于金砖国家在 2013—2014 年内开展合作的总体性研究,包括对全球治理格局分析、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成立和金砖国家对外战略。本部分分别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集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周余云和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石晓虎撰写。

第二部分着重介绍 2013—2014 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取得的最新进展,包括德班峰会、圣彼得堡 G20 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第三届金砖国家经贸部长会议、第 68 届联大金砖国家外长会议及其他重要会议。本部分共分五章,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张磊撰写第一章和第三章;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朱杰进、黄超编写第二章和第四章;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叶明编写第五章。

第三部分重点介绍 2013—2014 年金砖国家务实合作情况。本部分共分三章,第六章介绍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的筹组进展,由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徐贲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玉编写;第七章分析金砖国家贸易自由化与贸易便利化的经济影响,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吴力波撰写;第八章介绍金砖国

家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面临的挑战以及金砖国家合作应对的策略等问题,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沈逸撰写。

第四部分重点介绍中国与金砖四国的双边合作进展。本部分共分四章,第九章介绍中国与俄罗斯双边合作,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刘军和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刘军梅合作撰写;第十章介绍中国与印度双边合作,由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和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王磊共同撰写;第十一章介绍中国与巴西双边合作,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万瑜编写;第十二章介绍中国与南非双边合作,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孙溯源、沈陈以及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共同完成。

第五部分是附录。附录一是关于金砖国家前四次峰会的介绍,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李丽编写;附录二是 2013 年的金砖国家合作大事记,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张嘉明编写;附录三是从 2009 年至 2013 年金砖国家的统计摘要,由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刘文秀集辑。

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樊勇明教授负责整体方案制订,所有稿件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张建新统稿。

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生事物,对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产生的影响巨大。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金砖国家合作领域之广、合作渠道之多、合作水平之高超乎人们的想象。然而,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加之编写时间紧迫等原因,在编写中可能出现错误、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社会各界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促使我们今后不断提高编写水平。

张建新

2014 年 4 月 8 日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3
加强金砖国家智库合作 发挥议题引领作用	18
金砖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	26

第二部分 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机制与德班峰会成果

第一章 发展、一体化和工业化:德班峰会及其成果	39
第二章 G20 机制转型中的金砖国家	53
第三章 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框架的形成	69
第四章 联合国发展议程与金砖国家	83
第五章 金砖国家合作对话机制的扩展	92

第三部分 金砖国家务实合作进展

第六章 筹组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	113
第七章 金砖国家贸易便利化的计量分析	135
第八章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158

第四部分 中国与金砖国家的双边合作

第九章 全面战略协作: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新气象	181
第十章 龙象共舞:中国与印度合作新格局	206
第十一章 跨越式的发展:中国与巴西合作的新阶段	242
第十二章 南南合作典范:中国与南非合作的新特点	253

附 录

附录一 2009—2012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四次峰会简介	275
附录二 2013 年金砖国家合作大事记	295
附录三 2009—2012 年金砖国家统计摘要	310

第一部分

金砖国家合作与全球治理

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西方经济,推动了全球治理格局的调整,突出表现在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增长集团,不断加强各领域的务实合作,通过金砖合作机制致力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一举改变了国际体系中南北力量不对称、权力不平衡和话语不平等的状况,形成了全球治理的全新格局。

但是,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逆转,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势头加快,而金砖国家经济则从高歌猛进转向低迷徘徊。未来若干年美国及西方经济体有望迎来一轮较快的经济增长,从而导致其重执全球治理体系之牛耳。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全球治理格局的调整对金砖国家既形成严峻的挑战,又带来新的机遇。一方面,随着发达国家重新主导世界经济增长,国际上出现唱衰金砖的论调;另一方面,金砖国家别无选择,唯有凝聚共识、强化合作机制、寻求更广泛领域的紧密合作一途。

人们深信,金砖国家有能力应对全球治理新格局带来的挑战。随着金砖合作机制的日益成熟,金砖国家必将成为世界多极化的推动者,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孵化器,全球治理的一支生力军。

在本部分,针对全球治理格局的调整,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编写了《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金砖国家合作》一文,论述在过去一年里全球治理格局、金砖国家合作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在此基础上分析金砖国家的合作前景和着力方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副主任、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余云从金砖国家智库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金砖国家智库应从国际话语权、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机制化建设等三个角度“发挥议题引领作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石晓虎就国际秩序判断、战略目标、国际环境、周边外交、多边外交等五个方面分析金砖国家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以便更好把握金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

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全球治理格局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发达国家逐渐摆脱了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增长停滞的颓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失去了世界经济增长领跑者的地位,不得不转向致力于内部的调整 and 改革。发达国家对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由此而发生巨大变化,从过去的容忍或有限的欢迎,转变为现今的排斥和抵制,“金砖失色论”大行其道,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空间受到明显的挤压。但是,金砖国家的合作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金砖国家不仅在区域合作中展现了新的魅力,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加强了政策协调和相互支持,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今后的金砖国家的合作将沿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着力推动相互间务实合作两个维度展开。积极谋求经济增长、纠正相互间贸易不平衡;主动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朝“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迈进等将成为金砖合作的新亮点。

一、全球治理格局的新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3 年 10 月 9 日发表的《2014 年世界经济展望》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而巨大的反响。这份报告以明确的语言宣称,发达国家将重执世界经济增长的牛耳。报告称:“全球经济增长仍处于低速”,但是“增长动力正在发生转变,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比预期疲软,增长动力更多地来自先进经济体。”^①这一断语的影响,不只在经济领域,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

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增长趋势的数据(参见表 1)来看,发达经济

① 联合国新闻中文版 2013 年 10 月 10 日, www.un.org/chinese/News/story。

体已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之下逐渐走向复苏。其中,美国恢复得最快,自2010 年就开始止跌回升,保持了连续上升的势头;欧盟经济的回升还很不稳定,在2010 年和2011 年出现增长之后,2012 年又出现下滑,2013 年经济增长率预测值为-0.6%,2014 年才有望达到1%的经济增长率。日本因采取异常激进的经济刺激政策,自2012 年起摆脱长达20 多年的停滞,出现了2%左右的增长。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失去了势头,增长率一路下行,从2010 年的7.5%一路下跌,2013 年只有4.5%,2014 年预计也只有5.1%。虽然发达国家经济回升在总体还是处于微弱和不稳定之中,有人形象地比喻,发达国家的经济只不过是“重症监护病房转到了普通病房”。但是,其基本趋势向好是明显的。据国际货币基金预测,从2014 年到2019 年五年之间,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前景将更加乐观,美国在2014 年至2019 年五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4%,欧元区的年均增长率为1.3%。

表 1 2009—2014 年世界经济增长趋势 单位: %

国家类别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世界经济	- 0.4	5.2	3.9	3.2	2.9	3.6
发达国家	- 3.4	3.0	1.7	1.5	1.2	2.0
美 国	- 2.8	2.5	1.8	2.8	1.6	2.6
欧元区	- 4.4	2.0	1.5	- 0.6	- 0.4	1.0
日 本	- 5.5	4.7	- 0.6	2.0	2.0	1.2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3.1	7.5	6.2	4.9	4.5	5.1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13 年 10 月。

注:2013 年和 2014 年为预测值。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新兴经济体,特别是金砖国家的经济却出现剧烈动荡的现象。就金砖国家而言,除了中国经济主动降速以外,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无一不出现货币大幅贬值,通胀水平严重,资本外流,股市明显下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又使本已减慢的经济增长雪上加霜。2013 年印度经济改革进展缓慢、宏观政策空间受限,经济总体延续了上年逐步放缓的趋势。IMF 预计,印度 2013 年经济增速为 3.8%,2014 年经济增长 5.1%。在石油价格持续走低和卢布贬值的背景下,俄罗斯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经济增速放缓,2013 年俄罗斯经济仅增长 1.5%,2014 年经济增长率有所回升,大约为 3%。2013 年和 2014 年巴西经济增

长率均为 2.5%。至于今后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国际货币基金对新兴经济体持悲观态度,它预测:2014 年至 2019 年的 5 年期间,新兴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速为 4.3%;2020 年至 2025 年,新兴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速会继续放缓,约为 3.2%。^①

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变化,迅速在国际政治领域里得到反映。西方学术界首先质疑金砖合作。尽管金砖国家这个概念是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奥尼尔(Jim O'Neill)提出来的,并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被广泛追捧了 10 多年。但是,知名美国学者约瑟夫·奈 2013 年 4 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没有粘结在一起的金砖》(标题英文原文为:BRICS Without Mortar)一文,率先质疑金砖国家概念的政治内涵。他写道,“尽管金砖国家这个组织或许有助于协调某些外交策略”,但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相互政治战略上都“没有办法团结起来”。他坚持认为,没有必要把金砖国家当作“必须认真看待的政治组织”。^②2013 年 8 月 26 日《金融时报》刊登了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安德斯·奥斯伦德撰写的题为“金砖四国错失改革良机”的文章。他从经济上否定了金砖国家。安德斯·奥斯伦德断言:“金砖四国的盛筵已经散场。它们能否恢复活力,取决于它们能否在严峻时期开展改革。因为缺乏勇气,它们已经错失了在繁荣时期改革的机会。”他指出,金砖国家经过 10 年的追捧后开始受到冷落,其“令人惊奇之处不是蜜月的结束,而是它竟然能持续如此之久”。^③

应该说,金砖国家确实在经济上遇到了新的困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应该指出,这些困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咎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为了自救,美国先是大量发行货币,以全球性通货膨胀来转嫁自身的危机,造成部分新兴国家经济的虚火上升,而后在自身经济有所改善时又不顾他人利益,匆匆宣布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造成新兴国家经济的巨大波动。尽管如此,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并没有就此回避自身经济政策的失误,而是积极推进各种改革。但是,西方学术界对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应对困难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视而不见,采取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和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这同 10 多年前对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赞扬和期盼相比,犹如冰火两重天。

发达国家政府以行动表明了他们对金砖合作的态度。他们对新兴经济体参与

①② [美]约瑟夫·奈:《没有粘结在一起的金砖》,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 年 4 月 10 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m/page8/forum_zp130410.shtml。

③ 安德斯·奥斯伦德:《金砖四国错失改革良机》,英国《金融时报》,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157>。

国际货币基金份额改革的前恭后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领导人曾经以各种方式呼吁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2008年8月有关国家就国际货币基金份额改革达成协议,同意出让2.7%的股权给新兴经济体。2009年9月在美国的推动下,各方同意再将5%的份额从发达国家转让给新兴经济体,并同意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4名理事减少为20名。2010年12月经美国再次提议,各方同意将转让的份额上升到6%,并将20名理事中的2个名额由欧洲国家转让给新兴经济体。按此计划,中国将成为国际货币基金中第六投票权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也同时可望进入国际货币基金十大投票权国的行列。但是令人不解的是,2010年12月达成的协议迟迟得不到落实。发达国家给出的理由是:这一改革方案需得到相关国家议会的批准。就美国而言,奥巴马总统先是以不要妨碍他的第二任期选举为由推迟了国会的审议,而后又以共和党与民主党意见不统一,再次推迟国会审议。后来据称,两党已经达成协议把此议案同乌克兰援助案捆绑一起审议。但是,2014年3月24日,美国国会却只是单独审议了乌克兰援助案而对国际货币基金股权改革只字不提。其他发达国家也大体如此,对自己前几年做出的许诺,几乎集体失忆。其中玄机,无需深究。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权的易手,直接影响了全球治理格局的变化。发达国家随着自身实力的恢复,对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定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前些年的容忍和有限的欢迎,逐渐转变为排斥和抵制。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空间被大大压缩。

二、区域治理是金砖合作的新领域

面对发达国家的前恭后倨、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意志和力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空前的加强。2013年内,金砖国家合作的成就可圈可点,除了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等经济领域里的合作取得明显进展以外,区域合作开始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新领域。

在2011年新德里峰会上印度提出了金砖银行的构想。2012年的三亚峰会时,金砖国家领导人指示各自财长对成立金砖银行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评估。2013年德班领导人峰会根据财长的评估报告,决定成立金砖银行。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宣言指出:金砖银行的建立是“为金砖国家、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筹集资金,作为对全球增长和发展领域的现有多边和

区域金融机构的补充”。^①这一决定,是建立金砖银行关键性的一步。根据领导人的共识,金砖国家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 2013 年内和 2014 年上半年举行了多次会晤,具体讨论资本金的筹集、首任行长的选任等重大问题。

如果说金砖银行的建立只是为了解决金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难题的话,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建设则是金砖国家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迟迟不能落实的正面回应。

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帮助有关国家抵御金融风险是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要职责。但是,1994 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 2008 年因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一再表明现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无法有效应对危机。以此为背景,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不断高涨。但是,发达国家出于一己之私,大搞口惠而实不至的承诺,使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期望一再落空。不得已之下,只能效仿亚洲国家的“清迈倡议”模式,通过自助联合来为自己构建金融防火墙。金砖国家的外汇储备库应运而生。比之“清迈模式”,金砖国家的认识更为统一,行动更为迅速,规模更为巨大。

“清迈倡议”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有酝酿,1994 年日本等国就有过建立亚洲版的“国际货币基金”议论,当时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议论了一阵就偃旗息鼓。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泰国、韩国和新加坡等遭到沉重打击。在痛定思痛后,2000 年 5 月东盟的 10 个成员国以及中日韩 3 国(即“10+3”)的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决定建立起区域性的金融互助自救。经过多次协商后,以多边货币互换为核心的亚洲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在 2012 年达到了 2 400 亿美元,同时还有金额与此不相上下的双边货币互换机制。以“清迈倡议”为基础的亚洲外汇储备库,虽然至今尚未有一次动用,但是它的建立和扩展却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极不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寻求联合自保提供了思路和样板。

在国际货币基金份额改革迟迟得不到落实,同时又面临着各国经济因美国量化宽松退出而出现剧烈波动的巨大压力之下,金砖国家也把目光转向了金融领域里的联合自保。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出席 2012 年 6 月于墨西哥洛斯卡沃斯 G20 峰会时,就指示各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探讨成立可以“自我管理”的外汇储备库的可能性,通过货币互换帮助各国应对短期流动性压力,解决对外支付可能出现的危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2013 年 3 月 27 日, 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2013-03-28。

机,稳定国内金融体系,从而为金砖国家的经济编织一张金融安全网。经过9个月的工作,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达成一致意见,在2013年3月的德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初始规模为10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的建议。金砖国家领导人当即批准了这一建议,并且要求财长和央行行长继续工作,提出实施计划。在当年9月召开的G20圣彼得堡峰会上,金砖国家领导人再次会晤,就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出资分摊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将此问题提交2014年7月在巴西召开的第六次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作最后的决定。清迈协议从议论到正式启动花了5—6年时间,扩容增资又花了6—7年时间。相比之下,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建设的步伐要快得多,力度要大得多。

如果说基于“清迈倡议”而建成的亚洲外汇储备库是亚洲版的“IMF”,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是金砖国家版的“IMF”。这已经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形成了巨大压力和倒逼机制。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发表评论文章指出,“美联储的决定强化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看法,即它们在应对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只能依靠自己”,“新兴市场需要建立自己的货币互换机制,以预防危机并在美元主导的帝国主义中守住自己的生命线”。关于金砖银行和金砖国家外汇的影响,有人认为这是“国际货币体系中一次重大的进展”,“大多数西方分析师将其看作具有长期发展前景的金融机构。但在实践中,它将成为重要的论坛,让新兴市场经济体讨论如何改进国际货币体系,尤其是当储备货币国家不愿意改变现状的情况下。”^①

区域合作是金砖国家在2013年内十分耀眼的亮点。会议的主题被确定为“金砖国家与非洲:致力于发展、一体化和工业化的伙伴关系”,2013年3月26日召开的德班峰会开幕式的会场十分壮观,整个会议有5000人出席,除了五位金砖国家的领导人以外,十多位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应邀参加了会议。3月27日下午金砖国家领导人同应邀而来的塞内加尔总统萨勒、乍得总统代比、安哥拉总统多斯桑托斯、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贝宁总统亚伊、刚果共和国总统萨苏、莫桑比克总统格布扎、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几内亚总统孔戴、埃及总统穆尔西、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利亚姆举行对话会,南非总统祖马、以非盟委员会主席参加对话会。各国领导人围绕“释放非洲潜力:金砖国家和非洲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非洲联盟(非盟)轮值主席国埃塞俄比亚总理海尔马利亚姆等非洲国家领导人表示,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联合体,彼此深

^① 沈联涛(香港证监会前主席):《财经》2014年3月23日。

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发展,为广大非洲国家树立了典范。近年来,非洲经济保持连续较快增长,非洲是充满希望的大陆。非洲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一体化和工业化,提升整体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金砖国家快速发展为非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非洲愿同金砖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是新兴市场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互利共赢的关系。^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话会上指出,金砖国家同非洲国家有广泛共同利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②非洲崛起对金砖国家是机遇,金砖国家发展对非洲也是机遇。南非总统祖马强调,金砖国家是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者,金砖国家同非洲国家的合作有利于加强非洲国家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融合,有利于非洲国家提升教育水平、加强能力建设、减少贫困,继而有助于将非洲变成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

以金砖国家同非洲的伙伴关系为主题,举行了金砖国家与非洲领导人对话会,是迄今为止金砖国家峰会的一个创举。

首先,体现了金砖国家与非洲国家构建伙伴关系的积极意愿。近年来,金砖国家与非洲的合作全面深化。21世纪头十年里,金砖国家每个成员国与非洲的合作都得到大幅提升。2011年,除南非外金砖四国与非洲的贸易额突破2500亿美元,较10年前增长12倍,对非累计投资额达600多亿美元。^③

其次,体现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会后发表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德班峰会宣言表示,“认识到区域一体化对非洲可持续增长、发展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意义,重申支持非洲大陆一体化进程。”还强调指出:金砖国家“对加强同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相关国际、区域性组织的联系与合作持开放态度”。^④

金砖国家涵盖亚洲、欧洲、拉美和非洲的重要经济体。南非之于南部非洲和整个非洲大陆;巴西之于拉丁美洲;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在地域上接壤,都是亚太经济合作的主要推动力量。每一个金砖国家都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和维护地区安全不可或缺的力量。德班峰会确立的金砖国家与地区发展的互动模式将在今后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中得到广泛的发展。

①③ 《金砖国家“照亮”非洲发展前程》,新华社南非德班,2013年3月27日电,记者梁尚刚、马述坤。

②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同非洲领导人对话会》,新华社南非德班3月27日电,记者于大波、高原。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德班宣言》,2013年3月27日。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2013-03-28。

三、乌克兰危机和金砖国家国际政治领域合作

尽管有人在 2009 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举行会晤时就认为:“正式开启了‘金砖’把增长的经济力量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把分散的‘政治声音’转化为‘政治联盟’的大胆尝试。”^①2009 年第一次首脑会晤,从此正式开启“金砖”把增长的经济力量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把分散的“政治声音”转化为“政治联盟”的大胆尝试。

总体上来说,迄今为止的金砖国家合作主要是集中在与自身经济发展有直接利益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能源与气候变化等世界经济话题上。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合作是有的,但是并不多。除了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关系准则做出原则性表态以外,几乎很少就具体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采取联合行动。2011 年西方国家在叙利亚问题步步紧逼。2011 年 4 月三亚峰会宣言曾经就利比亚局势原则地表示五国愿在安理会就利比亚问题加强合作,呼吁各方通过和平手段和对话解决分歧。2011 年 9 月 4 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同巴西外长帕特里奥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反对美国和欧盟对叙利亚实施包括石油禁运在内的制裁,他说:“如果取决于金砖国家,不会(允许叙利亚)重复利比亚的局面。”^②事后,其他金砖国家的官方也就此问题正式表示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这一立场。

但是,2014 年 3 月发生的乌克兰危机却极大地推动了金砖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里的政策协调与相互支持。

众所周知,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现实地缘政治,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无法置身事外。自从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向俄罗斯发难,步步紧逼,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利益空间。2004 年西方势力在“橙色革命”中搞掉了亲俄的库奇马政权。俄罗斯不甘示弱,在 2010 年通过天然气交易,又让亲俄的亚努科维奇取代亲西方的季莫申科上台执政。西方对此耿耿于怀,频频向亚努科维奇示好,乘乌克兰财政困难之机,以谈判乌克兰加入欧盟为橄榄枝,拉拢亚努科维奇。西方国家既想在政治上把乌克兰纳入囊中,但又不愿掏出真金白银。乌克兰政府的债务总额大约为 160 亿美元,但是欧盟给出的援助只有区区 10 多亿美元。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乘虚而入,普京表示将给乌克兰 150 亿美元的援助。在此

^① 《“金砖国家”,打破国际旧秩序新力量》,《广州日报》2012 年 3 月 26 日。

^② 《金砖国家反对将“利比亚模式”强加于叙利亚》,《羊城晚报》,2011 年 9 月 6 日。